己卯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九 起己卯晉元帝太興二年盡丁酉晉成帝咸康三年凡一十九年

二年 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舊大國一成涼小國二新大國一凡

四僭國 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斬之 初掖人蘇峻帥鄉里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曹嶷惡其彊將攻之峻帥衆浮海來奔以爲鷹揚將軍助遐討撫有功以爲淮陵內史 石勒獻捷於漢漢斬其使 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使授勒太宰進爵趙王加殊禮稱謚警蹕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漢言於曜曰勒遣脩來實覘彊弱俟其復命疲弊曜乃追所遣使斬脩將襲乘輿時漢兵疲

於市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旦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邪 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帝令羣臣議郊祀刁協等以爲宜須還洛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何必洛邑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巳地親祀之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尊琅邪恭王爲皇考既而罷之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乃止 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石勒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川遂叛降石勒 徐龕以泰山叛降石勒周撫之敗走也龕部將追斬之及朝廷論功而劉遐先之龕怒以郡降石勒 劉遐 漢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爲后子熙爲太子羊氏即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云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預國事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陳安叛降于成上邽大饑又爲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乃退 江東大饑詔百官言事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

宏放爲夷達以儒術飾吏事鄙俗宜崇奬儒官以新俗化 **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逖退屯淮南勒兵守蓬關**逖攻陳川

于蓬關石勒遣石虎桃豹救之逖兵敗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石勒寇幽州陷之段匹磾犇樂陵○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斬之初王敦患曾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

荆州至是訪破斬曾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微爲散騎常侍而以訪代之敦忌訪威名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荆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王環玉椀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賣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不能制 **漢改號趙**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改國號爲趙以頓丘天光文丘上帝

爲都督討之徐龕寇濟岱以羊鑒冒 **徐龕寇濟岱以羊鑒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不可使導不從以鑒爲征討都督徐州刺史蔡豹及劉遐鮮卑段文鴦等討之 **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勒即趙王位稱元年是爲後趙以將軍支雄等主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灋專總朝政以石虎爲驃騎將

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寔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十

二月宇文氏攻慕容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嶷來獻捷

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嶷所親高瞻力諫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嶷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歸服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其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嶷聞之懼奔高句麗廆以其子仁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冀戴帝室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踈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如何耳瞻猶不起廆頗不平瞻以憂卒廆使裴嶷奉表并所得璽

庚辰

詣建康獻之

三年趙光初三年後趙二年春二月後趙寇冀州執刺史邵續詔以其子緝代之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冀州刺史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志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遂相與追擊大破之匹磾遂與弟文鴦進攻蘭後趙王勒知續執孤遣虎將兵攻之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爲主勿有貳心匹磾還與續子緝等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爲忠釋而禮之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惟餘邵續如使爲虎所滅孤義士之心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詔以續位任授緝趙將尹安等降安及宋始等四軍屯洛陽降於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後趙石生虜其帥歸矩洛陽遂空三月是河南之民皆相率南渡以慕容廆爲平州刺史裴嶷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俊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帝欲留嶷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廆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

保故將陳安降趙 保體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

羌鑒有罪除名以徐州刺史蔡豹代之 鑒討徐龕

頓兵下邳不敢前於後趙勒遣其將蔡豹敗龕於檀丘龕求救疑其襲己斬之復來請降不受救鑒進討鑒猶疑憚不進刁協劾鑒免死除名以豹代領其兵王導以失舉乞自貶不許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

立京兆人劉弘容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張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聖應王涼州於是帳下閻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轝之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爲刺史茂以駿爲世子

氐羌巴羯叛趙趙討平之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

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反四山氐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手毀其表叱左右速殺之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不忘諫爭忠之至也奈何殺之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乃止又欲自將討之子遠又諫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直畏威刑欲逃死耳莫若大赦與之更始其没入者皆縱遣之使相招引聽其復業彼得生路何爲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

弱兵五千必爲陛下
以子遠爲車騎大將
惟句氏宗黨保于陰
十餘萬于長安曜以
事趙立太學趙立太學選民之可教者
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趙以
喬豫和苞爲諫議大夫
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曰前營鄴明市道細民
咸曰以一觀之功足
阿房而建西宮濛臺而起陵霄其爲勞費
億萬鄴明若以給軍則可以兼兵蜀而一齊
魏矣又營壽陵周圍
十五丈殆非國內之
之國不掘之墓故聖人之儉葬乃深遠之慮
也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

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
陵之儉以豫苞領諫議大夫又省鄴水園以
與貧民

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詔
加號鎮西將軍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
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
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
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又飢
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
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
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運糧饋豹逖又
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
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
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勤課農桑撫納新附雖
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
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

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三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異謀輒密以告由是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及卒敦遣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 蔡豹與徐龕戰敗伏誅龕遂降後趙○後

趙定九品舉六科後趙王勒用濮嚴峻使張賓領選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十二月以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踈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長史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爲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亦爲帝謀出心腹以夜召承以敦疏示之咫亦爲帝謀出心腹以

辛巳

鎮方面會勅表充爲湘州刺史帝謂丞曰勅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丞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無益也詔以丞爲湘州刺史行至武昌勅與之宴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丞曰公未見知耳鉞刁豈無一割之用勅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湖湘土困獘丞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 趙光初四年 後趙三年 春正月徐龕復降○三月日中有黑子 著作佐郎郭璞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後趙**

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 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洎勒兵不聽復欲執臺使送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緝笠等出降匹磾見虎攻厭次孔萇攻其統不已

良民遭難爲楊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刀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之終南山崩○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冀諸軍事王導爲司空録尚書事以淵爲征西將軍督四州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六州鎮合肥隗爲鎮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言欲興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内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忠貞吾之志也敦怒帝以敦故以導爲司空録尚書事而實疎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怨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八月常山崩○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刁攂隙將有内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敦由是益無所憚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范陽李産避亂依逖至是見逖兄弟約志趣異常乃帥子姪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溉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容天下豈雠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三世後趙禁釀酒勒以民始復業資儲

未豐於是重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 以慕容廆爲

立子皝爲世子作東橫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轑東仁鎮平郭轑撫安民夷甚有威惠

代弒其君鑿

律子賀傉立

立子賀傉鬱律之子也匿於祷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永昌元年 趙光初五年 後趙四年

春正月王敦舉兵反

譙王承甘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朝廷垂離乃羈録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謝鯤爲長史鯤終日酣醉故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太子中庶子温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

在當無濫邪顓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

勃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赴或說卓且僞許勃待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勃遣參軍桓罷說譙王承請為己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勃勢必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罷以悝為長史弟望為司馬移檄遠近列勃罪惡州內皆應之惟勃姊夫鄭澹為湘東太守不從命承使望討斬之以徇四境

又遣主簿鄧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辭伐罪乃相文之功也卓參軍李梁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但當案兵坐待勃事若捷少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耶騫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勃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荊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勃在人手而曰我與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以將軍之威名扶節鳴鼓以順討逆舉武昌若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

闕羽也勃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恃逆反說卓曰王勃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逆臣死爲愚鬼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勃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數勃違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軍至人皆奔散勃遣魏乂帥兵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丞南投陶侃侃或退據零柱丞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遣丞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汚口斷勃歸路則湘圍自解矣丞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拈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封子昱爲琅邪王○趙封楊難敵爲武都王 趙主曜自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遣使稱藩趙以爲武都王 **陳安叛趙** 趙秦州刺史陳安怒大掠而歸隴上氐羌皆附之有衆十餘萬自稱涼王獲趙將呼延寔及魯憲將用之二人不屈皆殺之

三月勃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顗甘卓還襄陽夏四月勃還武昌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與刀恟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

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既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爲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勦從之以弘爲前鋒札果開門納弘勦據石頭勤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協隗淵導顗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華譙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劒斬鞅乃止勦擁兵不

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爲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爲人所殺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詣石頭見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敢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但力不足耳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

衆皆以爲信然勃謀遂沮帝召周顗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顗避勃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勃參軍呂猗素以姦諂爲淵所惡說勃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威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勃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勃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荅勃遂遣部將收之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淵殺之帝使勃弟彬勞勃彬素與顗善先往哭之然後見勃勃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勃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勃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邪導勸彬起謝彬曰腳痛勃不能拜且此復何殊無懼容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勃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邛爲勃參軍彬遣邛歸說卓使旋軍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周戴死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若徑據武昌勃勢逼海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當上流勃亦未敢斷彭澤使勃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

而卒卓本寬和忽更彊猛遷襄陽意氣驟擾識者知其將死矣郭汜之徵也謝絹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郭竟不朝而去

四月還武昌郭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殺之

魏乂等攻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相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懌而殺之王虞承郭旨殺承於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五月郭殺甘卓

卓家人皆勸卓備郭卓不從悉散兵伺作襄陽太守周慮承郭意襲殺之傳首於郭郭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郭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帥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二人所譖無不死者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殺徐龕○兗州刺史郗鑒退屯合肥

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戰爭不息百姓饑饉為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僕射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尚書徐兗間諸塢多降於後趙趙置守宰以撫之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父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

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

癸未

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尊所生毋荀氏爲建安君後趙右長史張賓卒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張茂取隴西南安置秦州

肅宗明皇帝太寧元年趙光初六年後趙五年春正月成寇臺登陷越雋漢嘉郡○二月葬建平陵○三月後趙寇彭城下邳徐州退保盱眙○夏四月郭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爲司徒郭謀篡位調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郭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郭欲爲逆王彬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乃止寧州刺史王逊卒成李驤攻寧州刺史王逊遣將軍姚岳擊之岳大敗之追至瀘水而還逊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在州十四年威行殊俗詔除其子堅爲刺史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爲中書監○秋七月趙擊陳安斬之封姚弋仲爲平襄公趙主曜圍安於隴城安頻出戰輒敗突圍出奔曜遣將軍平先追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氐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

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八月勒表江西都督郗鑒爲尚書令帝畏王勒肥勒忌之逼以鑒爲外援使鎮合勒與論西朝人士表鑒爲尚書令鑒還過勒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責發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勒惡其言不復見勒嘗皆勸殺之欲盡殺羣聚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爲牧徵將歸耳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爲涼王趙主

曜自隴上西擊涼州戎卒二十八萬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張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請斬之岌曰氾公糟粕書生不思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觀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埶不可以不出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請斬之岌曰氾公糟粕書生不思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觀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埶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問計於參軍陳珍珍曰曜兵雖多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東有東山之廣安能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趙諸將爭欲濟河曜曰吾軍疫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威聲震之若出中旬茂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曜拜茂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將李玲李稚難敵降成復叛殺成聞陳安死大懼請降於成軍李稚受其賂遣還武都

太

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成主雄遣稚兄玲擊之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稚深入無繼皆爲所殺

趙封故世子徹爲永安王

初趙主曜世子徹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靳準之亂沒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既敗自言於郁鞠郁鞠禮而歸之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孫故世子也材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瀌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而安義光何如左光祿大夫卜泰進曰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前則可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爲瀌歸以東海爲嗣未必不如明帝也徹文武才略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爲承平賢主況東宮民神所繫豈可輕動且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徹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默默而立且日何敢自安苟以日爲頗堪驅策豈不能輔默以承聖業乎日請效死於北不敢聞命曜默然徹羊后所生時后已卒不忍廢也泰即徹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太傅封徹永安王都督二宮禁衛錄尚書事命默盡家人之禮

趙涼王張茂城姑臧

茂吳紹大城姑臧脩雹釣臺別駕紹諫曰明公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之志示怯弱之形爾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豈無忠且義士欲盡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卒爲之

王含督江西軍

冬十一月勒以初勒從子允之方總角勒愛其聰警常以自隨勒常夜飲

允之辭醉先臥勃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并汚鳳出勃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欲彊其宗族故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徙含督江西以舒彬爲荆江刺史

二年 趙光初七年 後趙六年 **春正月**勃殺其從事周嵩

周嵩及會稽內史周札

嵩之死心常憤憤勃惡之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勃誣嵩及札兄子遵與脫謀不軌殺之遣沈充襲會稽札拒戰而死 **後趙陷東莞東海攻趙河南**

斬其守將 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 **成王雄**

立其兄子班爲太子 成王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班爲太子使任氏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以成亂雄不聽退而流涕曰先宣公舍子與夷觀矣乃自此始矣班爲人謙恭下士動遵禮讓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

世子駿嗣 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及卒趙以駿爲涼州牧涼王 **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

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敦無子兄含

子應爲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户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結好會冊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似嶠僞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聞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版擊鳳幘墜而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鄱鑒分督諸軍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之發哀衆以爲敦信死

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勃府曰勃輒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姦勃以隕斃鳳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爲勃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勃之將士從勃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宿衛同例三番勃見詔甚怒而病轉篤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勃素疑璞助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惻勃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勃乃收璞斬之而使王含錢鳳鄧岳周撫等帥衆向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勃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卿兵執但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七月含水桁以挫其鋒常欲親將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社稷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如昔年之事乎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漸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荅或以爲含鳳舉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執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執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決勝負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既往哉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

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秀匹磾弟也勤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囷乏復卧乃謂應曰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勤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日夜縱酒淫樂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不奉詔遂舉兵與含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持久必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縱舟師以攻之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陽太守周光帥千餘人赴勤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

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欲奔荆州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其父子於江王彬之不至深以爲恨周光聞應當來容具舟待之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勤黨悉平有司發勤墳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充首同懸於南桁郗鑒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於私義行於下宜聽勤家收葬帝許之導等上表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勤綱紀除

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斬剛復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鄰鑒以爲先王立君貶義王勢佐吏雖多逼迫然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勢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代王賀傳徙居東木根山是歲賀傳

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

三年趙光初八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永戴淵

後趙七年徙居之

周顗等官有差詔故譙王永戴淵周顗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周

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開門

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爲往年之事勢蔽逆

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枭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匡合相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

許昌叛降後趙

○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侃復鎮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

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濂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性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後趙石生寇河南司州隆趙王曜擊生大敗司豫徐兗皆陷於後趙

後趙將石生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乃附於趙趙主曜使劉岳呼延謨圍生於金墉後趙石虎救之敗岳擊謨斬之曜自將救岳虎逆戰自辰入曜軍無故驚潰長安虎擒岳殺之曜憤恚成疾郭默南奔建康李矩卒於魯陽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太后爲皇太后臨朝稱制

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爲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宗不皆委之帝寢疾亮夜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

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户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亂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引太宰西陽王兼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壼將軍郗鑒庾亮陸曄丹楊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彊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曰人非無父命不就壼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

葬武平陵○冬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段遼弒其君牙而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户控弦四五萬騎末柸卒子牙代立至是疾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代王賀傉傱卒弟紇那嗣

丙戌

顯宗成皇帝咸和元年趙光初九年後趙八年夏四月

後趙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六月以郗鑒爲徐州刺史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

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鄙爲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秋八月以温嶠爲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爲會稽内史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濛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内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楊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羨爲弋陽縣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太宰西陽王羨爲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傳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弘鎮之石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三臺遷其家室由是怨遐十一月後

丁亥

趙寇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遂進寇阜陵建康大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

○後趙始定九流立秀孝試經之制

二年 趙光初十年 後趙九年 是 十二月下邳叛降後趙

兵攻趙趙擊敗之遂取河南地 駿聞趙兵爲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辛攄等帥衆數萬攻趙秦州趙遣劉徵將兵擊敗之乘勝追奔濟河拔令居據振武河西大駿遂失河南之地 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徵之猶七國之於漢也十壹曰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導曰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嶠聞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受詔嶠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庾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爲權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

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絶之約遣兄子沛渙督諸軍討柳以兵會峻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今不先往而峻先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之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赴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徐

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 趙光初十一年後趙太和元年 春正月温嶠以兵赴難至尋陽二月尚書令成陽公卞壼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 温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蘇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遣家人入居宮內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大敗峻攻青

溪柵壺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壺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眙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楊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瞻侃子也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翜即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衛帝劉超鍾雅及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既入叱翜令下翜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驅役百官裸剥士女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綃數萬匹峻盡費之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爲目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以祖約爲太尉峻自録尚書事卞壼陽王羲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爲太宰西陽王温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分兵給之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葬明穆皇后○

夏五月温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温嶠將討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政令

不壹貪暴縱橫雖彊易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碎汪參護軍事與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尤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恨越局嶠屢說不回乃使謂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行二日參軍毛寶聞之說嶠曰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假令此州不守則荆楚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尤尚書陳約峻罪狀移告追登環嶠遺書曰夫軍

之今日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枏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頓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很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戒服登舟瞻喪至不臨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遺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五月侃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然曰君俟

脩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遂同起建
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拈執
還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
車時天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
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龕壓爲帝
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恒丁潭等不離
帝側時饑饉米貴峻閉遺超一無所受纏綿
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帝授荐
經論語導容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
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將兵一萬西渡
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
興太守顧眾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
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家僮從軍
驩環珮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侃
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
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

寶爲嶠前鋒告其眾曰兵強軍令有所不從
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往襲取之
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侃表舒潭
監浙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鑒
遂帥眾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
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使庾
亮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孔坦曰
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
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還據京口立大業曲
阿慶亭三壘以分峻兵執祖約遣祖渙相撫
襲溢口毛寶中流矢墜水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靴戰還擊破走之**峻分兵**
陷宣城內史相彝死之相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
峻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爲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

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緄守蘭石韓晃攻之將
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
報吾之不可負桓侯之不負國也遂
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彝殺之

秋七月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祖約諸將陰與

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石聰引
兵濟淮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秋八月後

趙攻趙蒲阪趙主曜擊破走之遂攻金墉石虎

帥衆四萬擊趙攻蒲阪趙主曜自將救之虎
懼引退曜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將石瞻枕
尸二百餘里虎奔朝歌曜攻石生于金墉決
千金堨以灌之衆陽野王皆降襄國大震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斬之峻弟逆代領其衆

峻腹心路永賈寧勸峻盡誅諸大臣更樹腹
心峻雅敬司徒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
表耽誘永與皆奔白石西軍與峻久相持不
決溫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
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
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拔衆義故也峻約小豎
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
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
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
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
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
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
迴指於公矣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
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
終至滅亡可試與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
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陵太

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業壘郗鑒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至矣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將斬之以乃得釋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將八千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蹟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爲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九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召除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城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威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大堨謂光曰光

己丑

知勒自來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陣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四年 趙光初十一年 後趙太和二年○是歲趙亡大國一成涼小國二凡三僭國

春正月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 初峻逼居民聚之後苑使其將匡術守之至是光祿大夫陸曄及弟玩說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鍾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殿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

冠軍將軍趙胤攻拔歷陽約奔上邽後趙取長安 趙太子熙與南陽王胤謀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以爲沮衆斬之遂奔上邽關中大亂秦雍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石生帥衆赴之

二月諸軍討逸斬之及西陽王羕 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

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兼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以褚翜爲丹楊尹時宮闕灰燼僑欲遷都豫章翜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翜爲丹楊尹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以陶侃爲太尉都鑒爲司空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爲豫州刺史論平

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謚卞壼曰忠貞其二子眕盱及柏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庾珉術甫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司徒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爲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乃止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都督荊雍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都督如故侃雅性勤厲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莫不親厘細大各有條理遠近書疏莫不即日答詣或夜有客至或未晞便起接對門庭雖峻如市而賓客進見者莫不肅然又勤於吏職竟日不暇及時賓客相與博戲或以勸侃侃正色拒之曰老子過時惜分陰豈以遊戲廢事耶先帝所任固辭又以用而後還藩庾亮遐布腹心分據上流侃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械不足贍供乃運甓於廳事內朝晚運百甓於齋外如此終日不閑人問其故侃曰吾方欲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作此以自運耳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勇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敬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敬憂愧而卒司馬公曰庾亮以敢爲廣州刺史發檄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敬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

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禄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温嶠卒以劉徽爲江州刺史 嶠卒時年四十二謚曰忠武徽嶠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悦曰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軍司也陶侃郗鑒皆言徽非方伯而徽以汰侈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内患矣

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 趙南陽王徽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隴東戎夏皆應之石生嬰城自守虎救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抶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及徽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于襄國秦隴悉平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冬十二月將軍郭默殺劉徽徽 徽於豪縱酒不卹政事郭默被徵爲右軍將軍求資於徽不得會有司奏朝廷空竭百官無禄惟資江州運漕而徽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詔免徽官徽方自申理默遂誣徽以大逆襲斬之傳首京師招引譙國内史桓宣宣固守不從太尉侃上宣爲武昌太守

出奔宇文部翳槐立翳槐之子也 翳槐鬱律

吐延 河南王吐延爲羌酋所殺其子葉延立保于白蘭葉延孝而好學以爲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晉紀 卅五 劉元海 劉聰 劉曜 石勒 石虎 石季龍 冉閔 慕容皝 慕容廆 慕容儁 慕容暐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德 慕容超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皇后 慕容雲 慕容元真 慕容鳳 慕容雲 慕容拔 慕容歸 慕容歸 慕容歸

辛卯

入貢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趙寇陷襄陽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更造新宮

六年趙建平二年春三月朔日食○夏趙舉賢良方正起明堂辟雍靈臺趙令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秋九月趙營鄴宮初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是乎匹夫家貲蒲百匹猶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救停作以成吾直目之氣因賜咸綵百匹至是復營鄴宮以洛陽爲南都置行臺冬有事于太廟烝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沖幼每見導必拜處與導手詔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以爲禮無拜目之文侍中馮懷以爲天子臨辟雍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曰三朝之首宜明君目之體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慕容廆遣使詣太尉侃廆僚

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濛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子弘省可尚書奏事

惛惛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其權使太子早參朝政程遐亦曰中山王勇悍殘忍威振外內諸子皆典兵權志願無極若不除之勒皆不聽徐光亡曰見宗廟不血食矣而陛下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主光曰陛下苞括二都

趙命太

屬議共表請進鹿官爵參軍韓恒駁曰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鹿不悅於是遣使與陶侃戒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而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鹿爲燕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擢勒然忠義唱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十七年 趙建平三年 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

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色目恐陛下萬年後不可復制也勤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震權過于主相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快快**秋**

太尉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趙郭敬南掠江西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破之敬懼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宜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趙涼州牧張駿立其子重華爲世子重華駿之次子也涼州僚屬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

八年趙建平四年**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

三月寧州叛降于成○**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嗣**○**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廖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當按誅之虎懼曰

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凡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勒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弘入宿衛弘大懼讓位於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八月趙石

虎自爲丞相魏王九月弒其太后劉氏冬十月趙河東王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趙石虎自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勒舊臣皆補散任虎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之何堪曰宮省之內無可爲者請奔兗州舉兵誅之遂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虎遣將追獲送襄國并劉氏殺之劉氏有膽略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聞變皆舉兵討虎生遣使降晉而朗攻朗斬之進向長安生麾下斬生以降虎命麻秋討洪洪降於虎說虎徙關中豪桀及氐羌以實東方虎從之徙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枋頭以姚弋仲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居滠頭虎遷魏臺如魏武輔漢故事慕容皝兄翰仁據遼東慕容皝初嗣位用瀅嚴峻國人不安主簿皇甫眞切諫不聽皝庶兄翰弟仁皆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志有寵於廆皝忌之翰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甚愛重之仁據平郭皝遣兵討之大敗於

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應之虓追思眞言以爲平州別駕張駿

遣張淳來上表 張駿康成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或以告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臣行無迹之地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司隷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捋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捋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

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雠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厚爲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九年 趙主石弘延熙元年 **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嗣遣使來稱藩○二月以張駿爲大將軍**

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段遼遣兵攻柳城破之** 段遼遣其弟蘭與慕容皝慕容翰等救之大敗蘭欲乘勝窮追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受命之日止求此捷若貪進取敗何以返而蘭曰此已成擒鄉國耳汗曰

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計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從之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侃晚年深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以蒲盃自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綵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相侯在軍四十一年明毀善斷識察纖密老子婆娑正坐諸君卒謚曰相侯在軍四十一年明毀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濛而恒得濛外意安鯤之從子也

成主雄卒太子班立 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瘡瘕皆膿潰諸子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雄召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及卒班即位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頵

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散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爲風流所宗恒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擅名江東而浩尤重

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秋以慕容皝爲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冬十月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 越成主雄之子也先出屯江陽奔喪至成

都與其弟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班以未葬不忍推心待之遣玝出屯於涪至是越因班夜哭弒之於殯宮奉期而立之期以越爲相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皆錄尚書事 冬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爲居攝天王 趙禪位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眞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之虎稱居攝天王幽弘及太后尋皆殺之姚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拒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慕容皝攻遼東克之 遼加哀戚則未下無歸善之路矣皝欲悉院遼東民高詡諫曰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乃止之城

咸康元年 趙太祖成主李期玉恒元年 建武元年 石虎

春正月朔帝冠○三月幸司徒導府 司徒導羸疾不堪謇諫以爲初加元服動宜顧禮時帝方委政羣臣宴于內室拜導及其妻曹氏侍中孔坦於導坦復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爲廷尉坦以疾去職丹陽尹桓景諂巧導親愛之會稽內史桓彝守南斗經旬導謂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使熒惑何以狼狽導深愧

之導辟王濛王述爲揚州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爲首述性沈靜每坐客辯論鑾起而述處之恢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夏四月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帝親勒兵戒嚴六日罷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司徒導大司馬都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入命諸將攻歷陽及慈湖牛渚郁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

遂解嚴導解司馬晬少輕妄免官

大旱○秋九月趙遷都鄴

○趙聽其民事佛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上殿國人化之爭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至是或避賦役爲姦宄詔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祠也漢魏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庶胡人自邊鄙奉君命者特聽之

成殺其臣羅演及故主班毋羅氏成太

子班之舅羅演等謀殺成主期立班子章覺期殺演等及班母羅氏期自得志輕諸舊臣信任景寫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洁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褒無他才嘗勸雄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褒矣冬十月朔日食○建安君荀氏卒荀氏明帝母也在禁中尊重同於太后卒贈豫章郡君代王紇那復入賢槐奔趙○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為賢君駿遣將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為勤雄既死虎期繼逆先老消落後生不誡慕驁之心

丙

二年趙建武二年春正月彗星見奎婁○慕容皝討其弟仁殺之皝將討仁司馬高詡曰仁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凍者三矣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皝從之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皝縱擊擒之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二月立皇后杜氏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逆之皝不許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臣畢賀后預孫女也冰省之涕泣慨然曰兒女子相泣邪冰深謝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冠冕車旗鼓吹擬於王者

前廷尉孔坦卒坦疾篤

之趙作太武殿東西宮趙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宮於鄴皆鵲以文石以漆灌屋金瑞銀搰珠簾玉壁窮極工巧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穀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境內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鍾虡九龍翔仲銅駝飛廉於鄴又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

丁酉

三年趙建武三年

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初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至是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

立太學國子祭酒表璩太常馮懷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不振

秋七月趙王虎殺其太子邃更立子宣為太子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與賓客傳觀又烹其肉共食之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誚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遂稱疾不視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抽劒擊之虎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廢邃殺之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

而立宣
爲太子慕容皝自稱燕王鎮軍長史封奕等
因以奕
爲國相燕王皝欲伐段氏以其
於趙乞師討遼而請悉衆以會之
趙王虎大悅厚加慰荅期以明年趙納代王
翳槐于代紇那奔燕○楊初殺楊毅自稱仇
池公附於趙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九　凡一十九年